



五月映山红



金利英/文

在五月绚烂斑驳的色彩中，映山红自然要添上最鲜亮的一笔。

映山红，杜鹃花的一种，是很多文人墨客关注并倾慕的对象。李白写过《宣城见杜鹃花》：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又见杜鹃花。杨万里也有诗提及杜鹃花：何须名苑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依。可以说，他们对杜鹃花是高度认可和赞美的。其他如白居易、温庭筠等诗词名人也曾将它述诸笔端，一度表现出对杜鹃花的情有独钟。而台州人往往直截了当地表达对它的欢喜和偏爱：摘柴爿花去啦！这里的柴爿花，指的就是映山红。

映山红有许多别名，如 满山红 山石榴 山鹃 等。虽然不太清楚这些名字的由来，但我最喜欢映山红这个称呼。你看，春夏之交，山峦返青，草木葱茏，万绿丛中一抹红，再过些时

候，便是 岭上映红烈火焰，花开芬芳似云霞 了，生命的诗意图尽在山中。据说，映山红开满世界各地，有九百多个品种，我国就占了五百多种，有些省份还将映山红奉为省花。看来，被誉为 花中西施 的映山红，深得人们的喜爱。

想起年少时去采摘映山红，常常是在四五月份。这时候的春笋已经长高，高过我们的膝盖；小伙伴们露着单衣，把薄外套捆在腰间，双手高举着映山红，吹着口哨，如获胜而归。有时候我们会把小漏斗形状的五片花

瓣扯下来往嘴里塞，嚼一嚼，甜中带点涩，不习惯这一口的便 吼 一声，吐得老远。那时不知它可入药或是有毒，只是想着尝尝山间花的味道，那是春夏的味道。

现在气温总体趋暖，很多时候，映山红早早就红起来，还是在那个山涧，或是山坡。邻近的竹林里，春笋满地长，一寸寸长成高俊翠竹。而映山红还是年年娇艳如斯，零落如斯。散落在四方的小伙伴如今都过了不惑之年，他们的孩子也都过了举着映山红吹口哨的年龄，不知他们是否会在每年五月，想起家乡山野的一片红。

遗忘是必然的，但真正爱过的事物也必然会被铭记。记得十多年前的四五月间，铁路还没有建造，我在坐大巴去金华求学的路上，偶然一瞥，看

见了不远处山坡上的一点红。虽然隔着玻璃窗，但我确信这是映山红，是小时候每年心心念念都要采摘的一捆捆野花。于是，我的眼睛紧紧盯着汽车与山岭的每一次擦肩而过，搜索着每一点隐隐约约的红。终于，在一次归途中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撞见了燃烧般盛放的映山红，真正体现它名字的映山红。这些映山红占领着大半个山岭，一簇一簇紧紧挨在一起，似乎拒绝被分开，因而更加热烈地红着。面对这一幕，我激动得真想作一首诗出来，不知怎的，万千思绪只用沉默二字概括。或许，沉默是最拙劣最深情的表达。

现在，杜鹃花早已经进入千家万户，盆栽的、绿化带种植的，街道园林比比皆是。这是改良过的映山红，颜色已经远远超越了山野中的树莓红或大红，还有紫色、白色、黄色等色彩。花朵形状有的肥硕，有的娇小，花枝有的纤细，有的粗壮。我们这边最有名的莫过于天台的华顶杜鹃了，常被远远近近的游客簇拥着、赞誉着，但这不是我心中真正的映山红。我渴慕的映山红必定生长于山野，没有被拘禁，无需被万千目光抚摸，无需入诗入画，就像旷野长风，来去自如，于晨光中静悄悄地开，星辰下款款地落。纵使风雨来，它也能坦然接受命运的敲打。

五月映山红，是一点一点的红，也是一片一片的红；是春的朱砂痣，也是初夏刚镶上的鲜红的边。在红色涌动的五月，映山红可否再次拨动一个人的心弦？



蚕豆青青时光暖

钟玉红/文

走进熙熙攘攘的菜市场，蚕豆的鲜绿如同田园的篇章，静静诉说着乡土的温情。肥厚碧绿的豆荚，包裹着饱满充实的豆粒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

蚕豆，川渝地区又称胡豆。据传，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种子，因地而异，它又被赋予了罗汉豆或兰花豆的别名。我儿时吃蚕豆，曾好奇追问其名字的由来，外婆说是养蚕时吃的豆子，我家从未养过蚕，所以联想不起来。又或许，如《食物本草》中所言：豆荚状如老蚕，故名蚕豆。

我的家乡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带，雨水充沛，气候温和，是盛产蚕豆的地方。儿时，外婆会在秋季播种蚕豆。播种往往需要两人配合，外婆在前面挥舞着锄头，挖出一个个土坑，我则紧随其

后，将几粒蚕豆撒入土坑中，再撒两把混合了农家肥的草木灰，播好一行，向前行进行。最后，外婆边用锄头将土刨进坑里把蚕豆盖上，边笑着说：再过几个月，又能给我家乖乖做怪味胡豆吃了。

半月后，蚕豆便会悄然萌发，嫩绿的叶尖破土而出，楚楚动人。第二年初春，蚕豆花开始绽放，淡紫色的花瓣夹杂着白色的斑块，显得淡雅朴素，犹如一只只漂亮的蝴蝶，在碧绿的枝叶间振翅欲飞，引来蜂蝶飞舞。

蚕豆花凋谢后，茎上便萌生出尖尖的小豆荚。随着气温的回升，豆荚的生长速度变得异常迅猛。到了春末，每个豆荚都如同怀揣着小秘密，小肚子鼓胀得圆滚滚。

蚕豆丰收时，外婆把蚕豆角摘下来，用尼龙袋子装回家。我便搬一把小板凳，与她一同坐在宁静凉爽的堂屋，微风穿堂而过，带来一丝凉意，我们边

剥着蚕豆边看着电视剧。电视里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，宛如一首天籁之音。我学着外婆的手势，用大拇指和无名指巧妙地一抵，蚕豆角便在一声清脆的 嘴 声中裂开，一颗颗鲜绿、扁扁的蚕豆便跃然手心。剥出的蚕豆宛如未经雕琢的翡翠，青翠欲滴、鲜嫩如玉，让人眼馋。

乡间吃蚕豆，讲究的是赶早不赶晚，时间越早，蚕豆越鲜嫩，口感越好。每当外婆剥出新鲜的蚕豆，总是将其放入沸水里煮两分钟，随后捞出沥干，再热油，倒入葱花、盐、蚕豆，翻炒即可。蚕豆皮变得干巴巴的，內里的蚕豆瓣依旧保持着翠绿鲜嫩，外焦里嫩，一口咬下，一股清新的乡野气息溢于齿唇之间。

论下饭，我更喜欢蚕豆炒酸菜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过：新蚕豆之嫩者，以腌芥菜炒之，甚妙。随采随食方佳。外婆也会做，酸菜是她冬天腌在土

缸里的雪里蕻，取出几根洗净、切好，与嫩蚕豆同炒。这道菜金绿相间，颜色好看，仿佛阳光在水面上跳跃。口感与味道同样出色，炒制后的蚕豆细腻，仿佛带有一丝肉香；酸菜则在炒制后变得酥脆如薄片，其独特的发酵香气被完美地保留下来，一入口 刺啦 散开。

蚕豆可做菜，亦可以当零食。在立夏那日，外婆将一颗颗饱满的蚕豆煮熟，用细线巧妙地穿成一串，挂在我脖子上。我仿佛变成了沙和尚，戴着这串特别的 佛珠 ，迫不及待飞奔出去和伙伴在村舍间追逐嬉闹。新鲜劲儿一过，便忍不住将脖子上的熟蚕豆一颗颗捋下来，扔进小馋嘴里，满足地嚼着。

玩累了回到家，便看见外婆在做川渝特有的怪味胡豆。她将新鲜的蚕豆泡水后，唤我一起去抬头端的黑线，下锅油炸至酥脆。随后，用清水加糖熬煮出浓郁的糖浆，看准火候，加入各类调料。当糖浆泛起鱼眼大小的气泡时，她

迅速将炸好的蚕豆倒入锅中，使每一颗都裹满糖液。待冷却后，一盘酥香四溢的怪味胡豆便呈现在眼前，每一颗都有着独特的风味。

我常常倚在灶房一角，还不等上桌，便急不可耐地拈起一把送进嘴里。磕破酥脆的皮，用大牙咬碎硬邦邦的蚕豆，瞬间，一股甜、辣、咸、麻的复杂滋味如潮水般涌来，冲击着我的味蕾。可是吃得真过瘾，嘎嘣脆的口感、满口的香气，满脑子只留下一个念头：好怪哦，再来一颗！外婆笑着叮嘱我慢慢吃，小心磕着牙齿。

蚕豆，小巧且质朴，蕴含着庄稼人深沉而坚韧的品行。它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，每一个豆角的轻轻裂开，都像是捕捉住了时光的轨迹，将我与外婆共度的那段青涩而温馨的时光永远定格。好想再次踏上那片熟悉的土地，感受 邻居田埂相逢语，十里春风蚕豆香 的初夏景致。

江南

我脚下的江南——父母的爱

跨山越海

磨人的

戴志伟

阳光的

乃董然

出淤泥而不染

李铁贤



蒲扇轻摇的岁月

杨光武/文

老话说：立了夏，把扇架。意思是，立夏过后，天气渐热，要准备蒲扇了。蒲扇，是过去农村里的人们在炎炎夏日用来降温纳凉的工具，在那生活简单的岁月里，它是陪伴人们聊天时送凉爽、驱蚊虫、消暑度夏的 宝贝。

小时候，到了夏季，家家户户不像现在可以开着空调、吹着电风扇来降温纳凉。每到酷暑难耐，热得汗流浃背时，只能手拿一把轻巧灵便的蒲扇摇啊摇，摇出一阵阵清风消暑降温。

我的家乡地处浙赣闽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大多山村还没有通上电。一到夏天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手不离扇子了，白天扇、晚上扇，一日三餐吃饭时，也是边吃边扇，可以说是 一扇在手，酷暑无忧。

当夜幕降临时，村子就更热闹了。村里的八角亭中、瓦房的屋檐下、村口的大树底下，常常是男女老少围坐一起，个个手里摇着蒲扇，七嘴八舌地谈天说地。一些岁数大的老人也非常有意思，还没聊上几句，手拿蒲扇摇着摇着便已打起盹来。

记忆里，母亲的一把蒲扇永远摇在我的身上。夏天的傍晚，吃过晚饭

后，父亲总喜欢将每天靠在屋角的那张小竹床搬到门口的走廊上，再拿浸泡过冷水的旧毛巾擦拭。然后，他坐在一头，空出来那头让我仰面朝天躺着。母亲洗好碗筷后，拿个小板凳坐在我身边，手中的大蒲扇不紧不慢地摇着，一阵接一阵的凉风均匀、清爽地落到我身上，父亲则在身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讲着故事。我惬意地躺在舒适的小竹床上，享受着这份童年时光的幸福。

门前的小溪流水潺潺，母亲的蒲扇不停地 呼呼 作响，我仰面躺着，一遍又一遍地数星星，不知不觉就到月高星稀的深夜了。随着蒲扇生出的阵阵凉

爽，我躺在竹床上美美地睡着了。

炎热的夏天里，有时，我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，用大蒲扇给他们扇风。当父母下地回来，满头大汗，疲惫地坐在走廊边的竹椅上休息时，我就蹦跳地跑去里屋，找来母亲的大蒲扇，双手紧握着，站在他们身旁使劲摇，乐得母亲笑成一朵灿烂的花，打趣道：我家小男子汉还懂得心疼父母呢！平时一脸严肃的父亲也在旁边笑着插话：

是啊，还知道体贴父母，心疼父母，真是个懂事的小男子汉！我听完心里美滋滋的，手中的蒲扇摇得更有劲了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离开家乡，常年打拼在异乡的城市里。夏天时，就再也

没有用过蒲扇。如今，家乡的山村早已经蜕变成美丽乡村，昔日低矮的小瓦房已不见，家家户户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大楼房。到了炎热的夏天，电扇和空调成了人们用来降温纳凉的主要，蒲扇已成了老物件，早已退出夏天的舞台。

时光悠悠，我现在已很少再见到蒲扇了，但依然会在吹着空调的夏夜里想起儿时那摇着蒲扇的夏天。过往的岁月，母亲手中那轻摇的蒲扇，是我对家乡的夏天最甜美的回忆。母亲的一把蒲扇摇出了缕缕清风，摇过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摇走了蚊虫的叮咬，也给我摇出了一段今生难忘的岁月。